

明清艳情小说集锦

绣屏缘



私藏珍本

明清艳情小说集锦

绣屏缘

(足本)

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百宝屏梦中斗艳 | 一生石天外寻芳 | | 3 |
| 第二回 | 哑诗笺一生情障 | 真心事三段誓词 | | 9 |
| 第三回 | 巧相逢月下追环 | 小姻缘店中合卺 | | 16 |
| 第四回 | 野鸳鸯忽惊冤网 | 痴蝴蝶竟入迷花 | | 24 |
| 第五回 | 藏锦字处处传心 | 逗情笺般般合巧 | | 31 |
| 第六回 | 绿雪亭鸾凤双盟 | 翠烟舫鸳鸯独散 | | 40 |
| 第七回 | 陈灾兆青巢含情 | 解凶星红鸾吊燕 | | 50 |
| 第八回 | 赴京畿孤身作客 | 别扬州两处伤心 | | 58 |
| 第九回 | 躲尘缘贵府藏身 | 续情编长途密信 | | 64 |
| 第十回 | 梦模糊弄假成真 | 墨淋漓因祸得福 | | 72 |
| 第十一回 | 恶姻缘群牛喘月 | 巧会合众犬留花 | | 79 |
| 第十二回 | 结新恩喜同二美 | 申旧好笑释三冤 | | 87 |
| 第十三回 | 同心周无意相逢 | 合卺杯有情双遇 | | 94 |
| 第十四回 | 折宫花文才一种 | 夺春魁锦绣千行 | | 102 |
| 第十五回 | 丑儿郎强占家资 | 巧媒婆冤遭吊打 | | 109 |
| 第十六回 | 庆团圆全家合璧 | 争坐位满席连枝 | | 117 |
| 第十七回 | 六色盆胜色争春 | 五花楼传花飞晏 | | 124 |
| 第十八回 | 擅风流勇冠千军 | 谈色量妙开万古 | | 129 |
| 第十九回 | 绣屏前粉黛成双 | 花楼上画图作对 | | 133 |
| 第二十回 | 癡道人忽惊尘梦 | 风流客自入桃源 | | 135 |

第一回 百宝屏梦中房艳 一生石天外寻芳

诗云：

千里红丝系碧环，美人家住最高山。
分明有个司花吏，一段春情莫等闲。

自古道“才子多情，佳人薄命”，这句话一正一反。那才子是有才学的，识见精明，得知古往今来，许多好事，决不是资性刻薄，把六亲眷属都看做陌路之人。这段情意，天生带来的，不消说得。至于“佳人薄命”四字，全然不晓得世事的说出这句话。自古真正佳人，命决然不薄。你道为何不薄起来？西施见辱于亡国，明君困抑于画图，绿珠堕粉于高楼，太真埋环于荒驿。这都是命薄所致。

看官，却不知他只为命好，所以有此遭际；若是命薄，求也求不到这个地位。怎见得他命好？世上有了几分姿色的，偶然嫁得个斯文财主，做了财主婆，生男育女，不上几年，奄然去了。世间这样妇人尽有，那里记得许多？譬如植名花于幽谷，自开自落，何从见得他好？惟是颠连困顿，经一番亡家丧国之苦，见得他的，无不起爱惜之心，闻得他的，也还有垂怜之念。就学几千百世以后，知他名字，想他形容，说道：我若遇此等佳人，便要如何

爱护，如何怜惜，那舍得一旦云收雨散？这条念头是人人有的。那个佳人，就享得半生富贵，已传下万载花容，岂不胜人百倍？如今做小说的，开口把私情两字说起，庸夫俗妇，色鬼奸谋，一团秽恶之气，敷衍成文，其实不知情字怎么样解。但把妇人淫乐的勾当叫做私情，便于情字大有干碍。不知妇人淫乐，只叫得奸淫。今日相交一个，明日相交一个，那算得是情，不把此道相交便称贞节，直至阴阳交遭，就是私情。是所重在方寸之间，与情字大相悬涉，甚至有止淫风。借淫说法之语，正是诲淫之书。人既无情，流为报应，此皆不讲得情字明白，到把“佳人才子”四个字，看得坏了，故有此话。

自古佳人才子，不知经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，山川之秀气，鬼神之契合，奇花异木，瑞鸟祥云，祯符有兆，然后生将出来。正如宝贝一般，二美具合，就是不着身不干这件勾当，也要一心想契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情之所种，若鸳鸯交颈；分拆不开，鸳鸯岂是惯要打雄的。盖谓情上分不散，故此把它比人家夫妻之谊。树有连枝，花有并蒂，尽是此意。切石要把“私情”二字看坏了，反做出许多无情之事来。不信但看青陵台畔，魂魄依然，只闻地下有报淫之条，不闻天上有多情之律。吾且把一桩实事，演作话文，教天下有情的，自然感动。正是：

不入巫山留夜梦，怎知神女化朝云？

当初隋文帝时，曾造一架屏风，赐与义成公主。其名唤做“虹霓”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各长三寸许。其间，服

玩之器衣服皆用众宝嵌成，水晶为地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押，种种精妙，迨非人工所制。延至唐朝，太宗得之，藏于内府。到玄宗时取出，赐与太真娘娘。太真归其兄杨国忠家，带此屏风，安于高楼之上。一日国忠偃息楼上，方才就枕，屏风上诸女悉到床前，各通名姓，又歌又舞，半晌而国忠醒来，怕是妖怪，急令封锁楼门。禄山乱后，屏风存在宰相元载家，自后流落世间。至宋朝又取进宫中，高宗南渡，带到临安。元朝代宋，屏风为赵氏宗室所藏。

元顺帝时，杭州府钱塘县有个赵员外，乃是宋度宗第五世裔孙。他夫人只生一子，名唤赵青心，号云客，生得貌似潘安，才如子建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已是无书不读，名冠学宫，真个青年俊雅，自己道是天下第一个风流才子。只因赵员外家财丰盛，婢妾尽多，这些云雨意件件都晓晓得。赵家房婢见那赵云客生来标致，那个不要亲近他？所以年纪虽不多，只有这件事，便如经惯的一般。但是他立心高旷，从小气质与凡夫人同，常愿读尽天下第一种奇书，占尽天下第一种科甲，娶尽天下第一种美人，凡遇世间第二种事，他却夷然不屑介意。

一日到员外后房闲玩，有些宝贝，他都不留心，只看见屏风一架。那是前朝传下来的，就是雕刻历代美人的叫“虹霓”。只因员外是个宋朝宗室近支，故此有异物。云容心上暗想道：“往常在书上，看出古来许多美女，每称绝代佳人，令我终日思慕，不想这屏风上的雕刻，一发工巧非常，便与员外讨此屏风，张在小书房内。下面铺着一张紫

檀小榻，锦衾绣褥，独宿其中。那里晓得屏风上的美人通是灵异的。在先历代所藏，只看做是个宝贝，偶一展开即便收好。只有杨国忠楼上一睡，吓得冷汗直流，以后从不曾近人的精气。那赵员外不知其故，便听子把那屏风伴宿。只见赵云客暂时摆在小书房内，便像过了美人气的，心上欢欢喜喜，把一对象牙高照，点起通宵明烛，又把一个古铜香炉，烧些上号好香，也不要家童服侍，也不要婢妾往来。只为他是才子气质，手中不离书本，又得了屏风这件宝物，一头看书，一头把屏风上的美人看看，连牵二夜，不曾上床睡，到第三夜来，眼内昏昏沉沉，虽然点烛烧香，也就上床睡了。睡到三更时分，原来屏风上美人感了云客的精神，就如天上差遣下来的，一个个舞袖翩翩，要与云客相会。云容似梦非梦，看见众美人围床侍立，如花簇锦，不觉神魂飘荡，只道梦中遇着这些仙子，竟忘却自己屏风上有这几个画图，说道：“众仙子忽然降临，莫非与小生有缘在此书馆相会？”那美人不慌不忙，各自陈说名姓。也有说是虎丘山下馆娃宫里来的，也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，也有说是琴声感动垆边卖酒家的，也有说是采药相逢山上折桃花的，也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，也有说是青琐偷香分与少年人的，也有说是为云化雨梦中曾相遇的，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，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，也有说是侍晏瑶池题诗改名姓的，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逐恨无情的，也有说是掌上五盘裙衫留不住的。其他离魂解佩纷纷不一，说道：“吾等乃是

历代有名的国色，当初被一异人雕刻形像，感郎君精神相聚，故此连袂而来。”云客听知此话，一点心情就被他收去了。

美人又道：“昔日薛昭遁入兰昌宫，与三位女子相遇。其时以骰子掷色，遍掷张氏采胜，遂命薛郎同坐，得荐枕席。今夕共会，不谓无缘。”命侍儿罗列肴馔，珍馐百味，充满于前。云客口虽不言，心中提起平日所慕，不想就遇着这等好事，岂不快活？其时众美人亦把骰子掷色，内中一个掷了六红，众美人笑道：“此夜赵郎同会，掷色胜的，今宵先尽缱绻。”当下赵云容情兴勃发，便同携手，走至僻处，相与分衣解带，不苟一二合，弄得半死半活，忽然睡觉，美人影也不见。

看官，你道赵云客虽则年纪弱小，难道梦中一度，便弄得半死半活起来？不知平常干事，未必就到极好去处。就是妇人家惯会奉承，也只是射中红心之意，略用些呼吸工夫即有走作，不到十分狼藉。只有梦中做这桩事，不由心上做主，不是熬得极急，挥得尽情，怎得梦中遗失？况且少年英气，情窦正开，一连独宿几夜，遇着好梦，那顾得性命如何？所以一弄便泄，一泄便吃力，这也是少年的光景。云客只为走了这一度，挣将起来，日色将午。父母只道他睡迟的意思，也不揣着。云客梳洗已完，吃了些汤粥之类，身子甚是倦怠，复到书房中，细细把屏风一看，宛然梦中所见，虽甚奇怪，却也不怕。你道他为何不怕？原来云客是个风流才子，见那美人之事，未免有情，却是

他心上想惯了，纵使怪怪奇奇，只当得家常茶饭，何消怕得？但是身子困倦终非好事，他就把书房关起了。却说屏风上诸女，原是灵异之物，那赵云客在美人面上最有情的，天遣他看见这屏风，暂时一遇，也晓得古来美女，并不是涂脂抹粉假做标致的，一至死后影响也没有得。他是个天上星宿，海外神仙，偶然投在下界，便做个出类拔萃的美人，及至身后留名即是个神仙行径。闻得自古有个画工，画幅软障图，那是南岳夫人形像，吩咐一士人叫他名字，唤做真真。叫了百日，那画上的便活起来，下来与他做夫妻，生一儿子。后来士人疑他是个妖怪，他便携了儿子重到画轴去上了。这样事都是美人的灵异，与屏风上一般作怪的。

那赵云客自一梦之后，心内时时想念：“只说天下才子自然有个佳人配他，我这梦中一弄，也是前世美人三生石上极大的缘法。只是身子困乏异常，若后来真得了佳人，情意正笃，终日如鱼得水，消得几时工夫？怕不做个色鬼？”他也虑得周到。谁知天生这个才人后面自应有些遇合，全然不消虑得。赵云客隔了几日，再往到书房中看看。不想他的一生知遇正在这一看里头，岂不奇怪？

第二回 哑诗笺一生情障 真心事三段誓词

拟李玉溪无题

诗云：

窥镜舞鸾迷，分钗小燕低。

崔徽曾入画，弄玉未为妻。

香雾三更近，花枝二月齐。

含情无限思，晚晚绮窗西。

却说赵云客走到书房中去，把屏风从上至下细细看个不了，说道：“不知他美人有情，骤然发此虚于人书；不知因我有情，便想象他出来，为何从无此梦，一到书房中睡了，就生出这等奇梦？”把两只手在屏风上摸来摸去，谁知天大的缘法，一摸就着手了。那屏风虽则是个宝贝，却也年久远，这接缝里边有些不坚固。始初藏在静处，只当得玩器一般，如今被云容摩弄一番，头上便露些细缝。云客将他一拍，只见屏风上边一块水晶地便落下来，云容呀然一笑说：“原来是不坚固的，被我弄坏了。”把空处一张，那晓得里面隐着一幅白绫细绢，便把指笑挑将出来，仔细看 he 绢上，好一首旧诗。一个红图书不知甚么意思，且将这诗句念了一遍：

浓香娇艳等闲看，折得名花倚画栏。

无限心情莫惆怅，琵琶新调自盘桓。

又将这绢上的印子看了一回，方才悟出他的根由。那是当时杨太真娘娘放在宫中时，自隋文帝到唐开元已自有年。想是那屏风也曾坏了，被太真娘娘修好，把这幅诗绢嵌在其中当个记号。怎见得？只看印子上的字，却是玉环私印四个字，印得分明。赵云客是博古的人，晓得玉环是杨太真小名，又道太真时常爱弹琵琶，便知道这个缘故。也把自己的名字印子印一个在后面，恰好两个印子，红又红得好，印又印得端正。人只知屏风是个宝贝，不知那首诗自唐至元，有五百余年，也是一件古玩了。云客自负有才，见别样珍宝偏不喜欢，见了这首诗，又是古物，甚加爱惜，即把他来佩在身边。却将水晶仍旧嵌好，就在屏风面前，朝了这些雕刻的美人，点起香来，罚个誓愿，说道：“我赵青心是个天下有情人，自今已往，但遇着天下绝色佳人，不论艰难险阻，便可结一个生死相同了。只是有三件事不愿从得，第一来不要妇人搽一缕粉，点一毫胭脂，装一丝假发，做个假髻美人先入宫之计；二来不要有才无貌，有貌无才，应这妇人无才便是德之言；三来不要六礼三端，迎门嫁娶，叫做必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道理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三件事他为甚么不从？只为世上涂脂抹粉的尽多，像个鬼使夜叉一般，见了人便把这些假东西一妆在头面之上，及至真正本色看不上一二分。有等痴

人，便道他装得好，不知搽粉之白是死白，涂脂之红是呆红，金珠围绕是假髻。若是把他本身一看，不是笑定是恼，那讨得好处来？真正绝色佳人，就荆钗裙布，蓬头乱发，自有一种韵态嫣然。西子捧心岂是妆娇做媚？大凡世上，假事定要露一分贱相。赵云客是聪明人，所以头一桩，便绝这项。从来倾国倾城，必定能诗能画，若只有貌无才，出辞吐气，自然粗浅。道学家只道妇人识字，恐怕有些；走漏。如今世间识字的少，走漏的到多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所以才貌兼全，方为至宝。但是迎门嫁娶一节，礼法所重，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，自古皆然。不知赵云客想着甚的，顷然改了念头，把周公之礼高高阁起，怎晓得这正是聪明人，识得透的第一件有情妙用。你看父母作主，媒人说合，十对夫妻定要配差九对。但凡做媒人的只图吃得好酒，那管你百年诺老之计，信口说来。某家门当户对，父母是老成持重的，只思完了儿女之债，便听信那媒人了。有时麻子配了光面，有时矮妇配了长人。最可笑的，不是壮定是瘦，穿几件新衣服，媒婆簇拥，也要袅娜起来。后来做一年半载亲，一件不晓得，提起婢妾一事，便如虎狼心性，放出吃人手段，甚是利害。所以世上夫妻，只因父母做主，再不能够十分和合。男要嫌女，女要嫌男。云客思量此话必定有些不妥，不如放下礼文，单身匹马，往各处寻花觅草。倘然遇一个十分称意的，只把一点真情为聘就好结个恩爱同心了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知道赵岳外因儿子长成，欲要与他攀亲，知道儿子劣

头劣脑，又因是个种爱之子，不好轻易央媒说合亲事。那一日见是云客走到面前，说道：“你在书房读什么书？我见你渐渐长大，要与你娶一房媳妇。这也是姻缘大事，自然有个配合的。只是你终身之计，还该向上一步。如今世上，那个不是趋炎附势的？我看这些少年朋友略识几个字，各处拜门生，结文社。遇着考试，进场后有了靠托，说道头名定然是我榜上，真个应验起来，也是有趣的事。况你新进学宫，文才本领不负于人，何不出去与那些钻求名利的朋友结交一番？待到大比开科，图个出身高第，也与祖宗争些体面。”

云客笑道：“那些钻求名利的朋友只好杯酒往来，若要他意气相投，千百中难得一个。”说便是这样说，毕竟平日间有些小朋友。只是云客才高意迈，又兼得了屏风上滋味，念美人的意多，图功名的意少。适值正遇暮春时候，杭州西湖上，是千古有名的好耍子处，画船箫鼓，那一日没有？当日苏东坡有诗二句，说得好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
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据他说起来，这西湖却是晴也好雨也好，只除是求田问舍争名夺利的，不曾领略山水之妙，错过了多少光阴？其余动不晓得？云容忽然想起来，那西湖上美人聚会之所，何不拉几个朋友，备一只好舡也到此处看看？若得遇着有情的，何消父母之聘？我自会娶他。当下告过父亲，只说要到西湖上结个个文会，员外就听依了。酒米银钱一

色齐备，又托一个老成家人，叫做赵义看管。那时云客往外边约两个同窗朋友，都是秀才。一个姓钱名通，号神甫，一个就是云客的表兄，姓金名耀宗，字子荣。那两个朋友，通是钱塘县有名的财主，因云客也是个富贵家公子，所以这两个时常往来。彼时云客一同下船，琴棋书画、纸墨笔砚、图书印匣等项俱带了去，那是斯文人的行头。有等衙门里人，或是清客，出去游玩，必定带笙箫弦管，或是双陆纸牌。斯文人出门，只带些琴棋书画为游戏之事。只见云客同两位下了船，船内铺设得齐齐整整。又摆上一桌果酒，与二位吃到半酣，云容说道：“我们三人未到西湖，先有一段西湖的景致在心上。如今各人先要做一首‘想西湖’诗。”怎么叫做‘想西湖’？不是真正想着西湖许多大、许多阔、许多景致，但是有意思的人，各自有一段心事在腹内。若到西湖，遇景情深，便把一生的心事发舒出来，这便叫做‘想西湖’。云客倚马高才，一挥而就，却是专说自己的心情。

诗云：

十年梦境尽繁华，月姊星娥隔绛纱。
翠羽墙东邻宋宅，郁金香北是卢家。
马嘶暗逐多情草，燕剪低随语解花。
今日漫思湖上望，莫教只只是天涯。

钱金两人于做诗一道，原不十分讲求，因见云客先做一首，又催他共做，只得搜索枯肠也凑成几句，虽非风流俊雅之言，却也到有些意思。

钱诗云：

二人今日想西湖，湖上题诗无日无。
俗客最能通者也，书生到处念之乎。
忙中易老皆名士，静里忧贫是仆夫。
勉强斯文还自笑，不如高卧并提壶。

金诗云：

九儒十丐尽趋时，也逐西湖学做诗。
笑我浪吟羞比阮，诸君何苦效东施。
平生意气惟耽醉，今日相逢且自痴。

子荣苦吟六句说道：“如今做不出了。还记得少时念的古诗二句，就把他续成一律，装个名士体面；富贵不淫贫贱乐，人生到此是男儿。”

云客见他两人俱已完诗，赞道：“二兄天才高妙，反觉小弟绮靡之句未免飞卿寻艳。只是小弟一向有句心言，不曾说出，今日二兄在此可以细谈。”钱神甫道：“赵大兄，莫非指望考试要钻个头名么？前日总管平江路浙西道钱兵尊观风，小弟偶然求他，乡里一封书就考个第二，小弟连忙送他一副套礼，便认起同宗来。兄若有些意，只消二百余金，也求他嘱托一句，这是极便的门路。”金子荣道：“何消如此费力？只求本县李老师做头。写封公书也就有用了。”

云客笑道：“那功名之事，小弟全不挂心。平日思想起来要做人家，小弟这样也够用了，不消再做得。就是功名一节，自有个大数，便迟了几年，也不妨事。只是我辈在少年场中，风流事业等不得到老的。”

神甫笑道：“原来未曾有尊夫人，这件就叫心事了？小弟近日颇有娶妾之意，被拙荆得知，面也抓碎了，房里的粉匣、肥皂都打出来。幸得老兄不曾遇此等苦，方说得那样心话。”三人大笑一番，看看的路近西湖，不知西湖上那样风光。看官慢慢的吃了茶再讲。